



编者按 2月4日将迎来立春节气。立春又名正月节、岁节、改岁、岁旦等,为二十四节气之首。“立”为开始,“春”代表着温暖、生长。本版精选了《寻春记》《舌尖上的立春》等三篇有关立春的文章,在细微处捕捉春天的音讯,于烟火中体悟春韵,寄托人们对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的美好愿景,从而觉察万物共生积极向上的力量。

寻春记

○ 叶正尹

最初的讯息,不必远寻,就在这方寸之间,在静默而坚韧的秩序里生长。

步出楼道,目光投向每日必经的街角。荒草仍守着冬日的枯黄,但若俯身细看,便会发现泥土的缝隙间,已有点点新绿浮现。那绿意极淡,茸茸的,尚未成片,却带着一股钻破泥土的坚决。旁边的几株乌桕,光滑的枝干上嫩红的新芽密集迸发,鲜亮夺目,与脚下朦胧的绿意彼此浸润,晕染出早春最初的层次。春天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抵达,而是一场沉默而耐心的渗透——在城市坚硬的轮廓下,自然的律动从未缺席。

不觉间,春天的脚步已迈入公园。那从角落开始的静默,到这里忽然汇成了一曲欢欣的合奏。湖水最先响应,漾开的波纹软如随风飘扬的绸缎。风拂过面颊,寒意里已掺进一丝温润。最动人的是那几株杨柳,远望如一团蓬松的鹅黄烟霞,走近才看清,千万柔枝上已缀满米粒般的芽苞。此时,方对“草木知”三

字有了切身的体会。

孩童们挣脱厚重冬衣,在草地上追逐笑闹。那清脆的声音,仿佛也融进了日渐饱满的光影里。当草木的知觉汇聚成一片可触可感的春色,春天便从自然悄悄漫入了人的生活与心境。

寻了一路,归家时心里已有了答案。春天何尝远过?它就在我们日日途经却忽略的细节里:案头的新绿、街角的草色、枝头的鹅黄与嫩红……草木以最诚实的语言写下一页页日记,连成春天最可信的日历。

看那蒜头凭着清水微光抽芽,看乌桕顶着寒风冒出新芽,我们心中何尝没有这样的韧性?一些念头羞怯而坚定,一些计划静默生长,在时序流转中积蓄着向上的力量。“春到人间草木知”——这“知”,是一种温柔的唤醒。它唤我们俯下身,以同样的敏锐,去见证万物与自身生命里不可阻遏的苏醒。

门内春深

○ 尹小英

立春一到,天地间便起了微妙的变换。朔风软了,阳光还未炽烈,但那光影与空气的味道,却已悄悄换了章程。春的信号,不单来自日历或某处景物,倒像一道无声的号令,顺着解冻的溪流传开,被振翅的鸟雀衔走,转眼就在山河间跑得无影无踪。最后它去了哪儿?我想,是化作了万千纤柔的触角,轻轻叩响了千门万户。

门,是春意最先驻足、也最让人流连的地方。

在北方,积雪犹挂檐头,朱漆门内却已腾起暖融融的生气。一家人围坐,青嫩的春饼、水灵的萝卜摊满桌案。祖母摊开薄饼,母亲夹上炒合菜,孩子咬下,“咔嚓”一声脆响——“咬春”的意味就在其中。这一咬,咬断了残冬的倦意,咬住了一家人对康健顺遂的朴素祈愿。门楣上或许新贴了“迎春”斗方,红纸黑字,映着满屋笑语,春色,便先在心头热闹起来。

江南的春,脚步湿润。临河木门“吱呀”推开,主妇挽篮,就着晨光与清波濯洗菜羹。水波漾开残冬的余倦,门边水仙幽香细细,混着泥土清气,静静萦绕。这里的春不必宣告,它就在日常起居里、潺潺水声里,笃定地弥漫,仿佛生活也随门前流水,悄然转入一条新绿的河道。

新城高楼的防盗门,“嘀”一声打开。春意可能藏在快递盒中——是孩子期盼的番茄种子。阳台一角,塑料盆成了他最初的田园。春意也贴在冰箱门上:新制的“家庭健康计划”,旁缀去年郊游的照片。年轻父母在门内谈工作、议远游,春天被标注于日程,绽放在屏幕光标里,在数字与现实间编织向往。

还有些门,立在远方。边疆哨所、高原工地的门内,春讯化作薄薄家书或屏幕里家人的笑脸。推门是苍茫雪山、无垠戈壁,手中握紧的是守护的职责。他们的春天来得迟,却以身躯围出屏障,让身后万千门扉内,得以静候春暖花开。他们的春,浸透着钢铁与骄阳的质地。

从北国到江南,从都市到边陲,门形百态,迎春各异。而当夜幕垂落,千门万户亮起星星点点的光,温暖安宁,与天际初星相映——那一刻忽然明了:春,不止在山川草木,更住进了每一扇门内。它化作团聚的温馨、劳作的勤恳、成长的期盼、坚守的庄重。

“阳和启蛰,品物皆春。”这“品物”,正是千家万户里鲜活的生活与人。人间春深,却藏在每一扇门内——在餐桌香气间,在阳台新绿里,在憧憬的交谈中,在无言的坚守里。正是这亿万细微而确切的暖意,如星火汇聚,终成无边春色,照亮我们脚下温暖的大地。

节气到了立春,像一句轻柔的提醒。只是放眼望去,窗外的世界依旧沉浸在冬日疏淡的色调里。案头诗集的封面在室内光线下显得格外沉静。指尖刚触到书页,南宋张栻那句“春到人间草木知”便悠悠漫上心头。春当真来了吗?城市里的草木,又如何知晓?我决定出门,去寻找一些证据。

寻找的目光,先落在书桌一隅。那盆水养的蒜头,三五日前还只是青白圆润的模样,不经意间已齐刷刷地抽出嫩绿的尖芽。另一旁的多肉,肥厚的叶片间隙,也悄悄探出针尖似的、羞怯的新红。它们不言不语,仅凭清水与微光,便悄然领受了生命的第一篇章。原来春天



菊花幽芳

▲ 李兴来作

舌尖上的立春

○ 黎月香

立春的消息,是东风在冰面上划开的第一道裂痕,是泥土深处一声微弱的心跳。寒意尚未散尽,暖意却已在万物之间悄然萌动。中国人将这份春之先声,捧在手心,化作灶台前迎接新春的郑重仪式。这仪式,早在《礼记·月令》中便有记载:当“东风解冻,蛰虫始振”,人间的第一口鲜,便呼应着天地的苏醒。

最先感知天地律动的,是吸饱冬日地气的根茎。青皮萝卜洗净切条,水灵灵、脆生生地盛在盘中——“咬春”正落于此。一口咬下,辛辣中带着清甜,仿佛把残冬的郁结“咔嚓”咬断,让蛰伏一冬的气息随之舒展。这风俗可溯至明清,无论贵贱,立春之日皆要“啃春”。孩童当果子般啃着,大人说这是“接地气”,接了这口鲜,一年都有精神。

北方人家的面案上,另一种迎春的仪式透着家常暖意。滚水烫面,揉得光滑柔韧,擀成薄如蝉翼的圆饼,两张合一,烙出浅浅焦斑,便是春饼。它承古意而来,旧时立春设“五辛盘”,以葱、蒜、韭等新生辛辣之物发散迎新。如今春饼清淡如纸,却能将早春的鲜味一并卷起:脆嫩的豆芽、初春的韭菜、金黄的蛋丝与酱香肉丝,满满铺上,随手一卷。齿间闭合时,诸味交融——这一卷,卷的是食材,更是对万象更新的欣然接纳。

立春,物候意趣更显清雅。田边溪头的荠菜,宛如春天写给大地的第一封信。带着露珠的嫩叶被采回、细细切碎,与鲜肉拌成碧莹莹的馅,裹进面皮,或蒸或煮,成了一道道清鲜的荠菜蒸饺或荠菜馄饨。咬开外皮,田野的清气扑面而来。老人说,吃了它眼睛会亮,许是因为

其中装下了整个春天的生机。

若说荠菜是乡野清风,香椿便是庭院霞光。香椿树梢初萌的紫红嫩芽,香气独特,似把积蓄一冬的阳光雨露都凝在尖上。摘一小把,滚水轻焯,紫色转为翠绿,切碎与豆腐同拌,只点几滴香油与盐,便是春日美味的吃食。古人称此“吃春”,那一筷子的馥郁,是任何园蔬都无法替代的、时节给予的郑重馈赠。

从萝卜到丰盛的春饼,从旷野的荠菜到庭前的香椿,立春的餐桌,是一场名为“尝新”的味觉仪式。不求厚重肥腻,只取那一口鲜、一口嫩、一口萌发的生机。人们以味感知时节,在清脆声响与满口生香中,完成的不仅是对自然的追随,更仿佛让那初生的、微茫却坚定的春意,通过舌尖在身体里扎根。

